



“白玉兰奖”为什么把特殊贡献奖给了“昆大班”

◆ 王悦阳

雅，令人过目难忘。

梁谷音与计镇华是公认的性格演员，因而在他们的表演艺术中，有行当却破行当，一切以塑造人物、表现性格为前提，因而分外多姿多彩，引人入胜。一出《烂柯山》，梁谷音糅合正旦、花旦、泼辣旦乃至彩旦的诸多技巧，绝不单一表现崔氏的市井、势利、鼠目寸光，而是根据环境、遭遇的不同，宛如工笔画一般，细腻地将人物情感、戏剧冲突一一展现。而计镇华更是融合了老生、花脸乃至京剧麒派艺术、影视剧特写镜头等手法，丰富了朱买臣的内心世界，也丰富了昆曲老生行当的表演手法。《蝴蝶梦》《邯郸梦》《琵琶记》……好戏一出接着一出，不仅为上昆取得了荣誉，也为当代昆坛留下了值得保留、传承的好戏，使得旧貌换了新颜。

张洵澎扮相高雅美丽，艺术风格俏丽纷繁，注重载歌载舞、以情动人，更独树一帜地在舞台上追求青春可人、风骨迷人、美丽动人的闺门旦艺术。她演绎的《牡丹亭》中的杜丽娘别具青春与热情之美；《亭会》里的谢素秋可爱多情，融合舞蹈技巧，满台生姿；《百花赠剑》的公主更是具有典雅高贵、艳丽张扬、敢爱敢恨的奔放之美……极大地拓宽与丰富了昆曲闺门旦的艺术风格与审美。方洋的花脸声遏行云，如黄钟大吕，恢宏大气，派头十足，演绎的鲁智深、判官、钟馗、关羽等形象，有血有肉，感人至深。还有王芝泉刚中带柔、凌厉爽脆的武旦气派，追求险、奇、难的高水准艺术技巧，一戏一技，出手稳、准、狠，无论是杨八姐还是白娘子，乃至扈三娘，不同的巾帼英雄，却都是英姿飒爽，令人难忘。张铭荣能文能武、活灵活现的丑

角风格，为昆剧舞台增添了不少有情有趣的小人物，别具生姿，从《盗甲》的时迁到《势僧》的势力老僧，性格迥异，武丑文丑无不擅长，令人叹为观止……毋庸置疑，这群功底扎实，注重传承又善于融合，充满个性的“昆大班”艺术家群体，绝对是当今剧坛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，正如曹禺先生当年所盛赞的那样：“第一流剧团，第一流演员，第一流剧目，第一流演出”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时至今日，耄耋之年的他们不仅依然活跃在昆剧舞台上，更是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，扛起传承昆曲艺术的重任；不仅教授培养“五班三代”，更为全国昆剧院团乃至兄弟剧种培养了大量人才，正所谓弦歌不辍，生生不息！

今天，昆剧已成为当今戏曲界年轻观众最多的剧种之一，不再是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小众艺术，更非走向衰亡的“夕阳艺术”，它大胆地走向了市场，走进青年，特别是在高校中迅速得到普及与认可，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，因而其生存状态便有了明显的改善与提高。这一切，都离不开上海昆剧团几代艺术家的共同努力，更是时代发展、社会进步所赋予的绝佳机遇。无论是从艺七十年的国宝级艺术家，还是当今昆坛承上启下的一群顶梁柱，昆剧艺术的传承，生生不息，绵绵不绝。一生求索，皆因十分执着，百般呵护，换来万里兰馨。



扫一扫
请关注
“新民艺评”



屠巴海的用心、用情、用功

◆ 刘文国

说起屠巴海老师，很多人脑海里跳出来的第一个词是“泰斗”。但我跟他相识四十多年，心底的感触反倒不是那些金灿灿的头衔，而是他身上那股子永远“不安分”的劲儿，要在一个专业主义至上的圈子里，把“人民喜爱”当成最高标尺并坚守上一辈子，其实挺难的。

屠老师的艺术细胞像是长在骨子里的。5岁露尖尖角，10岁进上音附中，到上音本科毕业，那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。他本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大提琴或指挥台上待一辈子。但屠老师这人，他没把自己关在古典音乐的象牙塔里。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起步，大家还在听收音机里的单声道时，他就敢在那儿倒腾电子琴，玩编曲配器。

你别说，那时候他真是“弄潮儿”。国内第一盘立体声盒带《西湖的清晨》，就是他捣鼓出来的。在那个连乐器都凑不齐的年代，他硬是用新颖的音色给中国轻音乐撕开了一道口子。那种敢闯敢试的胆量，其实就是为了老百姓听点新鲜的、好听的旋律。

如果说，屠巴海的前半生是在蓄力，那么1986年成立的上海轻音乐团就是他人生的“高光时刻”。他跟朱逢博老师携手，白手起家，艰苦创业，在这座城市里打磨出了一张海派文艺名片。那些年，他创作的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。从气势磅礴的《崛起的东亚》《中国新农民》，到饱含深情的《蓝天下的至爱》这种钻进人窝窝里的旋律，他始终有一个目标，歌要好听，要有情怀。歌曲一出来，大家都能跟着哼唱。屠老师常跟我感慨，旋律要是不能让观众顺着口唱出来，那这创作就是自嗨。

很多人觉得，到了耄耋之年该歇歇了。可屠老师倒好，那股子创作的热情，比年轻人还旺。但你去看看他的创作状态，真是一点没“老”，不少人都称他为艺术的老顽童。前阵子上海轻音乐团成立35周年，他还能拿出《中国志向》这样有厚度的曲子，凝聚了一位老艺术家对中国轻音乐发展的深切期望，他创作的歌曲《叶尔羌河的声音》表现了上海和新疆喀什的民族情怀，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当口，他还写了气势磅礴的《战鼓》，那种笔耕不辍的定力，讲真的，让我们这些后辈看着都有点脸红。

屠巴海老师常说：“我要写观众喜爱的作品。”这句朴素的话语，正是屠巴海老师七十年艺术生动的写照。其实，屠老师这七十年，说到底就在做一件事：扎根。根扎在人民这片沃土里，所以长出来的旋律才有温度，才能刻进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里。他不追那种飘在天上的虚名，只要观众觉得这歌“好听、顺耳、走心”，他比谁都开心。屠巴海说：“哪怕时代再变，好听的曲子永远有它的生命力。”

屠巴海老师他不追浮华，不逐虚名，始终把“人民喜爱不喜爱”作为创作的最高标准。在这个AI音乐横行的时代，这种扎根人民、服务人民的艺术立场，这种与时俱进、勇于创新的艺术精神，这种淡泊宁静、矢志不渝的艺术品格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跟继承。

七十年弦歌不辍，一甲子艺韵流长。屠巴海老师用一辈子的音符来编织梦想，为人民而创作，用旋律来歌颂时代，践行了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。

今天我们回顾他的艺术成就，更是想从他身上汲取点力量。我们要学他那种“用心、用情、用功”的创作态度，去书写那些真正人民喜爱的作品。

跟着作家看上海，看的更是文化传承

◆ 卜翌

春日的上海，梧桐新绿。在这座几乎是最适合漫步的城市里，以作家为线索的Citywalk正成为文化新宠——两小时的短程行走或半天的深度探访，让文学不再停留在纸页，而转化为可触、可感、可共鸣的城市经验。

若说一座城市有记忆，那么上海的记忆，很大一部分落在文字之中。上海是一座被文学浸润的城市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作为远东都会，因其开放与交融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策源地。从老城厢到梧桐区，从弄堂到洋房，再到外滩的万国建筑群，这些空间不仅是地理存在，更像层层叠加的文本：商业文明、市井生活与现代意识在此交织。而近现代文学，更赋予其细腻而复杂的情感维度，经由一代代作家的反复书写，形成了可被行走、被体验的“文学地理”。

“跟着作家看上海”，本质上是一种阅读方式的转变。当文学从书页走向街巷，上海也成为一部可以反复翻阅的长篇小说。

经过多年的文化挖掘与城市更新，此一类的文学行走已形成数条相对成熟的经典路线：以鲁迅为核心的虹口多伦路片区；以巴金为核心的武康路—徐汇梧桐区；以及围绕茅盾展开的苏州河与外滩工业金融叙事线……这些路线或精致细密，或宏阔激荡，共同构成了理解上海的多维入口，亦像是经过筛选与提炼的文化坐标系，使行走者得以在有限时间内，一探这座城市最深层的底蕴。

四川北路、多伦路、山阴路、甜爱路，一

片被称为“鲁迅小道”的区域，空间并不宏阔，却承载了密集的思想与历史重量。

进入山阴路的鲁迅故居——大陆新村，这栋红砖红瓦的三层新式里弄，尚且保留着当年的生活原貌。狭窄的楼梯与逼仄的空间中，几乎仍回响着“铁屋中的呐喊”。相距不远的甜爱路和多伦路早已修缮整齐，但站在内山书店旧址与左联成立会址前，历史的张力依旧隐约可感——这里又见证过先生“抽着烟飘飘而来，买几本书后，又飘飘而去”的日常；见证过左联烈士的热血，也见证过鲁迅晚年与黑暗的对峙。

行至鲁迅公园，步入纪念馆与墓前，那些手稿与遗物，将个人生命与时代重量并置。跟着鲁迅看上海，是在提醒人们，这座城市不仅有摩登与繁华，亦有峥嵘与冷峻。

再向西南进入徐汇武康路一带，路线的调性转为温润而克制。巴金在武康路的故居，是这一片区的核心坐标。他在此生活数十年，经历时代风雨，也完成了《随想录》。在此地，文学不再是锋芒，而是一种对“说真话”的坚持。跟着巴金，人们学会重新定义“优雅”——真正的优雅不在于花园洋房之建筑美学，更在于居住者如何诚实地面对历史与自我。

与之相对应的，还有周边柯灵、夏衍等人的旧居。这些隐于梧桐叶荫中的文学星阵，一道构建起关于良知与理想的跨时空对话。

如果将视野进一步拉开，会发现“文学上海”并不仅有这些经典路径，而是一张更



为绵密的网络。上海的文学界从来都是群星璀璨，二十世纪上半叶，大量作家，包括他们的生活轨迹与愚园路、武康路、淡水路、五原路等街巷深度缠绕，共同绘就了浩瀚的城市文学地图。

而相较于前述集中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作家群体，以王安忆、金宇澄、孙甘露等为代表的上海当代作家的书写，则在持续扩张这个城市的文学版图。这也意味着，“跟着作家看上海”的路线还在不断开发与设计的进程中。

在碎片化阅读盛行的今天，人们仍愿意花上数小时行走其间，因为文字与空间的叠合，会生成独特的体验——这些文学路线，为当代人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城市的方式。

文学赋予城市以灵魂，而行走，则是人与这灵魂建立联系的方式。因此，在这个意义上，“跟着作家看上海”，看的不仅是地点，更是一种文化基因的传承。当人们放下“打卡”的执念，在行走中感知文学的深情与厚重、市井的凡俗与温暖，以及思想的洞见与担当，亦可与历史对话，与文学相遇，也与自己内心的文化认同重逢。